

中央研究院叢書

游牧者的抉擇

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

王明珂◎著



游牧者的抉擇

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

王明珂 著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公司

中央研究院叢書

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

2009年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50元

2012年7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王明珂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F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馮蕊芳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86-01-7005-4 (精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許倬雲序

多年來，王明珂先生屢次前去四川北部羌族地區調查，根據田野訪談與當地調查，提出具有卓見的報告，久已為同行欽佩。尤其他指出族群之間的關係，常以「英雄」、「兄弟」之類的故事，傳達了隱喻的資訊。王先生的報告，洞察族群認同與共同體意識之間微妙的關係，也在中國民族學田野報告的傳統方式之外，開闢了報導與闡釋雙管齊下的方法學。

本書則是王明珂先生著作中，又一新的嘗試。他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學，陳述草原與高山兩種游牧文化，列舉中國地區北方與西方不同的地形地勢及其生態條件，決定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放牧經濟與由此衍生的社會形態。由此差異，而有兩種牧業各有其發展的歷史過程。王明珂先生的貢獻，實已由田野報告，提升到比較研究的理論。他的造詣，百尺竿頭，更進一層，又出現了一次躍升！

忝為王明珂先生在史語所的老同事，我當然為王先生的學業精進十分欣喜！欣喜之餘，也願為本書陳述的許多現象，添上點讀後的感想，聊備本書的附語。

中國北方草原的族群，歷史上即與其南邊的中國農民，有過長期的衝突與融合。一次又一次，北族組織了強大的草原聯盟，挑戰南方的大帝國，而且還多次征服了中國的一部分，甚至兩度君臨中國。在這一類的鬥爭過程中，北族人口少，掌握的資源也不多，卻不僅使中國疲於奔命，更能擊敗廣土眾民的中國。在人類歷史上，除中國的個案外，波斯

帝國與印度也曾遭遇草原族群的衝擊，情形並不完全相同。歐亞大陸的印歐語民族，一波又一波，侵入印度與歐洲各處，殖民建國，終於改變了這個地區的人種成分，也在歐洲發展了高加索族群的文化。

亞歐大草原游牧族群的動能如此強大，是不是意味游牧族群的特色？我們不妨觀察別處游牧族群的情形，作為比較。在非洲東部山谷的馬賽人，他們牧養非洲牛，已有數千年的歷史，馬賽人的牧群裏只有數十人的親屬團體，分布各處，移動的範圍並不大，星羅棋布，分散在各處，自古以來，未曾結合為大型的複雜組織，也未曾成為農耕族群嚴重的威脅。

阿拉伯的貝都因人，自古以來就在這一片乾熱的沙漠牧養羊群，沙漠中有水源之處，就有貝都因的部落，一個部落，也不過數十家，數百個部落，彼此獨立，不相隸屬，各有設克為其首領。貝都因人，能征善戰，但也不過劫掠商旅，似乎未曾聯合為麾下的部落聯盟，像匈奴、蒙古那樣，構成游牧帝國。阿拉伯人忽然颶起，是在穆罕默德的宗教力量，集合許多部落，才發展為強大的實力，從伊斯蘭大帝國的崛起，可以獲知「組織」是集合那些牧民的重要條件。

再以本書山地牧民的情形觀察，中國西部山地高度高、緯度低，山頂、山坡與谷地之間，溫度顯著的不同，牧養的牲口，冬季入谷避寒，春天開始，一點一點的往山上移動，可以常年有足夠的飼料。牧民只須在同一地點，上山下山，不必遷移，於是也可有農業補充牧業的不足。山地陡峭，沒有廣大的空間發展大型聚落，因此，山地牧業的居住形態，也是規模不大的社區，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廣大山裏。這樣的條件，不利於聚合為巨大的複雜社群。東漢的羌人，長久以來，只有地方豪強，沒有大部落，更別談國家形態的組織了，唐代吐蕃崛起，成為當時列強之一，其資源大部取於山下的青海大草原及天山南路的綠洲城市；吐蕃人力不足，還須掠取中國百姓驅趕入蕃。吐蕃維持帝國的力量有限；所以沙洲漢人地方勢力張曹諸族可在河西割據，吐蕃竟不能不容忍

其存在。

據以上所述，可以推知，中國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以至蒙古，能夠常常聚合成大型帝國，應當有一些必要的條件。

我以為，東方的牧業文化，應在新石器文化時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已有相當程度的生產能力。其北面極限，已推到相當於後日長城一線，更往北去，溫度雨量都已不利於農耕。於是，在今日內蒙一帶，農業只能勉強維持百姓生計，必須以採集和漁獵補充食糧之不足。飼養牲口不得不在較大的空間放牧，以就食於水草。這一初步的游牧生活，限於人類的體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間。須在馴養馬匹的知識，由中亞逐步傳入東方草原後，東亞方才有了長程移動的游牧，謀生的能力遂大為增強。又因為驅車之便，長途貿易，更使資源與訊息也可以傳遞流通。凡此條件，遂使大型複雜社會可能出現，草原大帝國，幾乎都是以「滾雪球」的方式，席捲大群牧民，以其騎射專長，颯起為強大的戰鬥體。他們不需有後勤補給，也不必顧慮兵員的補充。昨天征服的部落，就是明天進一步攻擊的新兵。這種組織方式與騎馬作戰的速度，遂使草原上的牧民帝國，有其迅速崛起又迅速解散的發展過程，其中能征服南方農業文化的中國，並能入主中原的大帝國，則又消融於完全迥異的生態環境，終於為農業大帝國同化了。

「五胡亂華」的鮮卑，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們是東北山地森林以狩獵與初級農業維生的族群，在當地生態變化、生活艱困時，經過大約兩代的長途跋涉，進入可能是今日呼倫貝爾的草原，又逐步南移到長城線，一路以其騎射壯大自己的隊伍，終於進入中國，建立了征服王朝，又以漢化，消融於華夏文化。這一過程，契丹又重新走了一遍。但是，契丹並沒有全部漢化，西遼一支遷入中亞，建立喀喇汗國，最後才消融於中亞的族群之中。後來的女真與蒙古，幾乎都經歷了大同小異的過程，滿洲的經歷稍為不同，他們在老家已以漁獵與農業，建立了城邦，但是滿洲征服中原，是結合了科爾沁蒙古的力量，而征服喀喇喀與準噶

爾蒙部，則是結合了滿洲的武力與該地的資源。

王明珂先生這本著作內容豐富，受他的啓發，我聯想到一些相關的問題，寫入序文，也是我對王先生佳作的讀後感。

許倬雲 謹序

2008-11-1

自序與謝詞

我從前寫過幾篇有關中國早期游牧社會的文章，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在此主題上完成一更整體的研究。然而從1995年開始進行羌族田野研究以來，我一直關注的是歷史記憶、族群認同、邊緣研究、文本分析、歷史心性等問題。近三年來，我又較積極的從事中國早期游牧社會研究，主要是爲了履行兩個承諾：一是，我在十餘年前修習游牧社會人類學時，對自己許下的將以此研究中國游牧社會的承諾；二是，對我的蒙古朋友參普拉敖力布教授的承諾。

1992年我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回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先是不能免俗的花了兩年升等爲副研究員。隨後在1994年我第一次進入中國，迫不急待的希望能進行一些田野研究，使得我在哈佛所習的人類學知識更爲完整。在北京，我認識了中央民族大學的參普拉敖力布，一位蒙古學者。我們一見如故，我與他談了許多關於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之情況，他十分感興趣，我們也相約合作進行有關蒙古游牧的研究。那一年離開北京後，我又到西安與青海西寧，最後進入川西的汶川。在汶川，我決定以川西羌族作爲往後研究的重心，就這樣開始了將近十年的羌族田野調查與研究。隨後幾年我與參普拉還有些書信往來，路過北京還到他家中喝馬奶酒，後來因工作繁忙便中斷了聯絡。

2002年有關羌族的研究即將完成時，我再與參普拉教授聯繫，但卻從他夫人的來信中得知他已在一年前去世。據說是有一天他結束田野研究返回家中，晚上感到不舒服，經緊急送醫後第二天便去世了；醫生說

是過於勞累。近幾年我獨自進行些簡單的游牧田野觀察，並完成這本書，從某一角度來說也是爲了完成和朋友間的許諾。促使我進行此研究的，不只是我與參普拉間的朋友感情，更因爲我深深感受他以及其他蒙古朋友們對蒙古族人及其游牧文化的關懷。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以人類學的游牧社會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徑，對中國早期游牧社會——漢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鮮卑與烏桓——作一些新考察。這個研究有多重目的。第一，提倡一種結合人類學游牧社會知識的游牧民族史研究；第二，藉著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來增進我們對人類早期游牧社會的認識；第三，促進游牧及定居農業文化人群對彼此的了解，並期望因此對中華民族內的漢蒙、漢藏關係有些貢獻。由最後這一點來說，此與我多年來所從事的羌族以及其他有關華夏邊緣的研究要旨是一致的。

在研究過程中，我曾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我的學生蘇布德及她在呼倫貝爾草原上的哥哥們，特別是布仁特古斯先生，曾幫助我在新巴爾虎右旗進行草原游牧觀察。內蒙古克什克騰旗的寶音特古斯先生、朵日娜女士等人，以及參普拉的夫人斯琴格日勒女士，曾協助我在此的田野訪談與考察工作。川西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草原上的資深獸醫鄭文志先生，曾陪伴我在紅原、若爾蓋進行藏族游牧考察，並授我許多有關當地牲畜生物性與疾疫方面的知識。我的朋友考古學者羅豐教授以及王欣教授，曾陪同我在寧夏、新疆、內蒙古等地造訪各個博物館及考古遺址，穿越準噶爾盆地、毛烏素沙地與長城，觀察賀蘭山、陰山、天山與巴里坤等地的自然環境生態與古人類活動遺跡。對於以上這些朋友，我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本書有關的田野工作，受歷史語言研究所撰寫專書計劃經費的支持，我在此向該機構及相關人士致謝。本書主要內容完成於2006-2007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任Research Associate的期間，部分內容曾在該校人類學系之演講中發表，在此我對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杜維明教授、Peter Kelley教授與人類學系Rowan Flad教授等表達謝意。

本書所附彩色圖片引自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之《內蒙古中南部墓葬》（魏堅，1998）、《和林格爾漢墓壁畫》（2007），鄂爾多斯博物館編著之《鄂爾多斯青銅器》（2006），以及寧夏固原博物館之藏品照片；在此謹向同意授權刊出之以上各機構表示感謝。

王明珂

2008於南港

目次

序／許倬雲	i
自序與謝詞	v
前言	1
第一章 游牧經濟與游牧社會	15
自然環境	16
畜產種類及其動物性	21
畜產構成	28
游牧與其移動模式	33
游牧生產、分工與消費	40
輔助性生業：狩獵、採集、農作、貿易、掠奪	46
游牧社會組織：家庭與牧團	52
游牧社會組織：家族、氏族與部落	60
分枝性社會結構、領袖威權與外在世界	67
第二章 中國北方游牧社會的形成	75
有關歐亞大陸游牧起源的一些問題	76

考古學有關中國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討論	81
西元前15至前3世紀中國北方的人類生態與社會變遷	90
內蒙古中南部與晉陝之北	92
西遼河流域與燕山地區	95
甘青之河湟地區	101
環境、經濟生態與人類社會	108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	113
游牧「國家」問題	115
地理與自然環境	118
匈奴的游牧經濟	122
牧區與畜產	122
季節移牧活動	133
輔助性生計活動	139
游牧經濟下的匈奴國家與社會	153
匈奴牧民在國家與部落間的生存抉擇	158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167
河湟地理環境與人類生態	168
河湟羌人的游牧經濟	172
畜產構成	173
季節移牧	176
輔助性生計活動	181
羌人部落及其社會	188
羌人之種號與豪酋之名	189
部落結構	197
部落領袖之決策權	198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擇	200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烏桓與鮮卑	205
秦漢時期遼西的地理環境	208
烏桓、鮮卑的游牧經濟	210
畜產構成	210
季節移牧與狩獵、農作	213
貿易與掠奪	217
烏桓、鮮卑的部落社會	221
家庭	221
牧團	223
部落與部落聯盟	225
第六章 游牧部族與中原北疆歷史	229
魏晉隋唐的中原王朝與炎黃子孫	230
漢代以後游牧部族與中原帝國的互動	233
長城邊緣地帶	233
河湟與西北邊郡	237
游牧國家興衰：歷史循環論	240
歷史本相與表相	245
游牧國家、部落與部落聯盟	246
歷史本相的延續與變遷	250
結語 邊界・移動・抉擇	253
邊界	253
移動	255
抉擇	257

認知的邊界、移動與抉擇	259
參考書目	263
索引	281

表目次

表1 阿穆拉貝都因人各氏族所宣稱的祖源關係	65
表2 布里雅特蒙古各氏族部落祖源關係	67
表3 漢軍與匈奴戰爭中擄獲匈奴畜牲記錄	127
表4 史籍所見匈奴入寇漢帝國之發生季節	148
表5 漢羌戰爭中漢軍擄獲羌人畜牲記錄	174
表6 史籍所見羌入寇漢帝國之發生季節	187
表7 史籍所見鮮卑入寇漢帝國之發生季節	220

圖目次

圖1 世界主要游牧類型分布簡圖	17
圖2 中原北方、西方三種傳統游牧類型分布	91
圖3 匈奴牧區及其周邊	121
圖4 河湟及青藏高原東緣的羌人牧區	169
圖5 漢代的烏桓與鮮卑及其遷移	207

前言

當1980年代末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之時，曾在人類學系修習湯瑪斯·巴費爾德(Thomas J. Barfield)教授講授之「游牧社會之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Nomadism)。從那時起，我便深深為這門學問所涉及的一些問題所吸引，後來我更廣泛閱讀相關民族誌與理論著作。這些閱讀與問題思考，當時對於我在人類學各領域的學習、體悟都有相當幫助與啟發，因此最後游牧社會人類學研究也是我博士資格考的三個主題學科之一。

我與許多人一樣，對「游牧民族」最初的興趣來自於一些浪漫想像。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過著自由不羈的生活——「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中國文人對這種無拘無束生活的浪漫寫照。然而，人類學所見的游牧社會首先便讓我們擺脫這些浪漫想像，強調這是人們利用邊緣、不穩定自然資源的一種經濟、社會生態體系——生活中處處充滿危機與不確定，毫無浪漫可言。人們對游牧社會的另一個誤解為，「游牧」相對於農業而言是一種原始的人類經濟生產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屬於由「漁獵」到「農耕」的中間進化階段。事實上，正因為游牧所利用的是邊緣、不穩定的自然資源，因此它需要人們高度技術性的對自然(地理環境與生物)的理解與掌握，並配合經濟、社會各方面之種種精巧設計——此遠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類歷史上，世界幾種主要類型的專化游牧都大約出現在西元前1000至前400年之間，遠較原始農業的出現為晚。人們對游牧的第三個

誤解是，似乎「游牧生活」、「游牧經濟」代表一些同質性的經濟生產與生活方式。事實上，游牧是人類對於環境的一種精巧利用與適應，因此各種不同緯度、地形與植被環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樣性(nomadic alternatives)是人類學游牧研究的重點之一。最後也是最普遍的，人們對游牧人群有一種刻板意象，表現在西方卡通電影「花木蘭」中匈奴人猙獰如野獸般的造型，表現在將他們比擬為「狼」的通俗著作之中。在本書中我將說明，由於游牧經濟及相關的社會組織特質，面對定居敵手時游牧者亦有其脆弱的一面。

人們對游牧社會的不了解或誤解，主要是由於身處於世界主要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居農業文明及相關文化下的產物。以此而言，游牧社會研究更大的意義在於它可以挑戰、刺激我們的知識理性；因於這樣的刺激，我們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對於熟悉定居文明社會價值體系的「我們」來說，游牧社會及其文化所造成的「異例」(anomaly)或「陌生感」，挑戰我們許多既有的信念：如群體的團結與社會穩固，財富的爭奪與累積，對領袖的忠誠，勇敢奮進的戰場道德，尊重社會階序權力等等。因此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的相關議題探討——如領袖威權與脅迫性政治權力(coesive powers)的由來、平等自主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的人類經濟生態背景、分枝性社會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及其功能等等——皆為一般性人類社會研究提供另類民族誌資料，以及可能產生反思性新知。

譬如人類學者費德瑞克·巴斯(Fredrik Barth)最為人所知的是其在「族群研究」(ethnicity study)上的開創性見解，表現在他1969年所編廣為學界引用的《族群與其邊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書及他為該書所寫的導論上¹。而巴斯也是游牧社會研究者。在他1961年發

1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ed. by Fredrik Bart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9-38.

表的《南波斯的游牧人群》(*Nomads of South Persia*)一書中，巴斯已注意到這些游牧人群在族群認同上的分歧與多樣性，以及注意到其族稱、語言與認同的變易性²。這些，顯然對後來他所提出的族群研究新方向——強調族群認同的主觀建構性，以及族群邊緣之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與因時變易的(situational)本質——有一定的影響。另一個例子是，西爾弗曼(Marilyn Silverman)與古立弗(P. H. Gulliver)在1992年共同編著《探索過去：以愛爾蘭研究為例的歷史人類學》(*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在該書的導論中，兩位編者對「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有很精采的論述³。而古立弗這位資深英國人類學者，過去也是游牧社會的研究者。早在其1955年發表的《家庭牧群》(*The Family Herds*)一書中，古立弗已注意到一游牧家庭的家族譜系記憶在父子兩代之間便有相當差別。他指出，在父親死後，他兒子的家族史版本將成為「正確的」家族歷史記憶——他稱之為「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⁴。這種思考——將「過去的事實」視為在現實下被爭辯及可被遺忘、改變的記憶——無疑是歷史人類學的先聲。而我自己，近十餘年來一直從事於有歷史人類學或社會記憶研究傾向的族群認同研究，除了受巴斯與古立弗等人之相關研究影響外，多少也與此二位學者相同的受到游牧社會研究的啟發。

在本書中，我將以結合多項學科的游牧社會研究為輔，探討漢代中國北方的多元游牧社會。這樣的研究有多重意義。首先，我希望藉著中國北方早期游牧社會的例子，介紹人類學游牧社會研究的一些問題旨趣

2 Fredrik Barth, *Nomads of South Persia: 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amseh Confederacy*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61), 130-131.

3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P. H. Gulliver, *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108-117.